



新十二钗

(上)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中国农村文库

新 十 二 钗

(上)

金福编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1992年·成都

(川)新登字007号

书 名 / 新十二钗(上、下)

编 著 者 / 储福金

责任编辑 · 吴若萍

封面设计 · 龚仁贵

书徽设计 · 冯先洁

版面设计 · 李 军

出 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610012

发 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1992年7月 第一版

1992年7月第一次印刷

规 格 787×960mm 1/32

印张11.75 字数208千 插页2

印 数 1—1,430册

定 价 (上、下) 4.30元

ISBN 7-5411-0238-1/I·318

出版好农村读物
为广大农民服务

李瑞琰

五十年青

序

徐惟诚

中国有8亿农民。

8亿农民的状况，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因素。

致力于提高8亿农民的素质，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
其中就包括向广大农民提供数量足够的、适合农民需要的优秀读物。

可惜，现在供应农村的出版物，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。

并不是农民不想读书。

如今的农村，已经有了大批高小、初中毕业的学生，还有一些高中文化程度的新农民。

农民要致富，就离不开科学技术知识。怎样选育良种，怎样施肥，怎样兴修水利，怎样防治病虫害，怎样使用薄膜，怎样剪枝，怎样养猪、养鸡，以至各种经济作物的栽培、各种经济动物的饲养，

等等知识都是农民所需要的。

数十万个乡镇企业在农村崛起，近9000万农民进入了乡镇企业。这给广大农村带来了新的希望，也提出了有关生产、经营、管理等一系列新的知识需求。

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使广大农民的社会交往迅速扩展，同时也就迫切需要了解许多有关的知识。诸如法律、法规、税收、信贷、邮政、交通、电信、汇兑、票据、合同、广告等等，都已经成为许多农民很有兴趣的事情。

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一些家用电器陆续进入农民的家庭，农村居住的条件也正在变化之中，衣着的用料和款式，家具的式样，卫生的条件，化妆品的运用，都同前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人们自然也就需要了解与此有关的许多新的知识。

农民的物质生活改善了，文化生活也要求改善。琴棋书画、吹拉弹唱、耍龙灯、舞狮子、拳术、体育、业余创作、新闻报道，在各地农村中都大有人才，更有广泛的爱好者。如何向他们提供指导，也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。

生活中的许多新变化，使原来的人际关系格局不断受到冲击，一些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，一些旧的封建迷信习俗死灰复燃。如何在新的情况下，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，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良好伦理道德规范，包括如

何尊敬老人，如何教育子女，如何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，这些学问既是社会安定和进步的需要，也是广大农民自己切身利益的需要。

更重要的是，广大农民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人，还需要了解伟大祖国的历史和现状，了解世界大势，了解党的方针政策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知识。

由于以上种种原因，我们决定集中编选一套《中国农村文库》。这套文库的内容，力求通俗、简明、实用，希望它能受到广大农村读者的欢迎，对于农村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促进的作用。

但是，由于我们对于做好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缺乏经验，殷切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各方面同志的热情帮助，大家都来出主意，才能使这套大型图书越出越好。

1990年12月2日

目 录

上 册

紫	楼.....	1
青	衣.....	21
红	墙.....	42
绿	井.....	62
橙	云.....	83
蓝	湖.....	104

下 册

褐	疮.....	187
白	笛.....	217
灰	雨.....	234
碧	泪.....	252
黄	表.....	272
黑	雾.....	300
后	记.....	361

紫 楼

“下次，下次汇演我是不会再来啦。”

上次地区汇演后，县文艺宣传队就要解散时，鲁阿芳不止一次这么说过。可是这一回县文化馆重组文艺宣传队的通知刚发下去，她就进城来了。

“沙老师，我又来了。”鲁阿芳上了紫楼，一见到文化馆里负责文艺的沙中金，便红着脸笑着说。

“好了，台柱子来了。我还正愁着你不会来了呢。”在窗前办公桌旁坐着的沙中金丢下手中的笔，站起来迎着鲁阿芳。

他觉得他还是那么瘦。

瘦削个子的沙中金依旧穿一件厚厚的青布棉袄，罩着发旧的藏青外衣，罩衣的扣子不常扣。脸

由于瘦显得有点平板，颧角高高的，初见生人时，颧角那一块皮肤微微泛点红色。

这时的沙中金脸上也泛出了一片红。

“我能算什么台柱子？沙老师真会说。前些日子听文化站刘站长说到要汇演，还想着今年文艺宣传队不知要招哪些新角儿了，总不会再是几个老面孔。哎，沙老师，这次都选了谁呢？”

沙中金就一个一个地报了名字。基本上还是往年的老班子。鲁阿芳听了，叹了口气说：“真想过不再来了，演了多少年的剧，人都演老啦，接到通知的那一刻，队办厂里就有人说：阿芳，你又要到城里去啦！倒象是我要变成城里人了。其实还不就是集中一时演剧么？想到将来还是要散的，象上次那样哭哭啼啼地分手，心里总不是味。不过，我还是来。人活着，过一天是一天，就想着再到这紫楼上来聚聚。”

鲁阿芳是笑笑嘻嘻地说的，沙中金也是笑笑嘻嘻地听着的。那话中分明含着一点悲哀的意味，只是说者和听者并没有去体会，也许这番话的意思在他们心中早已翻腾过不知多少回了。

文化馆的楼原是一座古旧的庙屋，很有些年代了。木脊梁，木檩，木楼板、木窗，连山墙也是木板钉的。板上刷了漆。那漆也上得有年份了。漆皮剥落了一些，只是远远望去，红色显了旧变深了，象是紫色。那些文艺宣传队的女孩子们，就叫它紫楼。

鲁阿芳家住在盾山。江南丘陵山区，并无深山老林。盾山也算作是一座大山了，其实坡度很小，绵绵而上，山区里生活的人都行如平地。山里大都是红质土，生长着竹、松、杉。

沙中金不常到山里来，他总在蓝云湖畔的几个公社选演员。那里人的口音就是纯地方戏的语味，有唱戏曲的传统。据说，蓝云湖的水养嗓子，所以出了好几个省剧团的名角。碰巧有一次，鲁阿芳的公社文化站搞汇演，刘站长硬拉了沙中金来，他一声不响地看了鲁阿芳演的节目，颧角那一块皮肤不断地红上来，直到鲁阿芳演完下了台，他突然一巴掌拍在坐旁边的刘站长肩上：

“你从哪里偷来的宝？”

刘站长耸了耸被拍的肩头，笑了：“自家田里长的哟。”

“你这里不该有，不该你这里有的……找她来，我要看看仔细。”

鲁阿芳奔奔跑跑地来到沙中金面前。那时她梳着两条小辫子，脸上还残留点没洗净的胭红，叫了一声“沙老师”后，脸上就越发地红起来。

弄得老练的沙中金好一会儿才想出第一句问话。

原来鲁阿芳的母亲是从蓝云湖畔嫁到盾山山区来的。

当下沙中金就告诉鲁阿芳，县文化馆就要组织文艺宣传队了，到时就通知她去参加。

“我没进过几次城，还不知文化馆在哪里呢。”
鲁阿芳带笑地叹着气说。

“好找，下汽车一直马路，就在马路边的一座紫色的楼里。”刘站长认真地告诉她，好象她已经收到了通知。

以后一段日子，鲁阿芳总是想着那座紫色的楼，凭着刘站长介绍的样子想象着它，有时做梦会看到它。

可是，很久也没见通知来。

鲁阿芳再也忍不住了，便搭上了车独自进了城，终于见到这座紫色的楼了。她围着紫楼转了好几圈。她觉得紫楼很象她梦中见到的模样。

她悄悄地上了楼，沿走廊的木窗都开着，她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看过去，没想就见到了沙中金，沙中金抬头看到站在窗外的鲁阿芳，愣了一愣，很快就过去开了门。

“我是鲁阿芳。”她说。整个脸都红了，连眼中也是红红的。

“我记得，记得。正准备给你发通知呢。”沙中金指着办公桌上一叠印有油墨字的纸。

汇演推迟了，于是文艺宣传队也推迟成立了。鲁阿芳等了这么久，可巧找到紫楼来，通知也就准备发了。

鲁阿芳当时的心情是兴奋的。她没想这次来值不值得，她只想着的是她见着了紫楼，通知也就直接交到她手中了。

后来的几年中，她每年到紫楼来一两个月，临走时，聚一餐，哭哭啼啼的，总觉得要从此离开紫楼了。就此她一直做了几年的紫楼的梦。

这次她又来紫楼了。

二

鲁阿芳总在排演室跑出跑进，招呼到天井临时休息的队员集中。她叫人的声音总那么认真，象是召唤着人们去做一件什么大事。

冬日的阳光柔和苍白地照着紫楼下的大殿，殿前很大很大一片阴影，那裂着一条条蛇形痕纹的青石台阶，越发显得寒滑了。大殿里的几根一人抱不过来的木柱，朱红的漆皮剥落了不少，灰白的四方砖，有好几处陷了下去。文艺宣传队员在殿里排演民间舞蹈时，整座紫楼都仿佛应着“嗒嗒”的脚步声。因为殿后面用纤维板隔了一堵墙，墙那边堆了许多杂物。殿内透光的窗少了，显得昏暗暗的，带着一种朦胧的寒意。

有时，胖姑娘邵萍会很不情愿地问叫人的鲁阿芳：“是沙老师让叫的么？”

鲁阿芳的神情越发认真起来：“到时间啦，早排好不就能早结束吗。”

鲁阿芳总是等天井里没了人，才最后跟着进来。

从透气畅亮的天井走进有点幽暗的大殿里，本是嘻嘻哈哈的队员也都严肃起来。

鲁阿芳演节目的时候，也是那么认真，没轮到她排的时候，她就独自在一边走台步做动作，嘴里轻轻念着台词。

她和邵萍搭排一个小舞蹈，她做着动作，不时去看背手站着的沙中金。

沙中金一声不响地看着她们，平板的脸有点苍白，什么表情也没有，可鲁阿芳还是想从他脸上看出什么反应来。

鲁阿芳把双手搭在邵萍的肩上，一条腿慢慢地往后抬起来。或许是她手上的劲重了些，邵萍身子一下子朝前倾了倾。鲁阿芳又很快地用眼去看沙中金。

她想重做这个动作，邵萍不情愿了。

“沙老师又没让你重做。”邵萍很轻地嘀咕着。

鲁阿芳依然双手搭着邵萍的肩，把腿往后高高地抬上去。

她的整个动作，处处使人觉着她的认真，象在完成着一件什么大事。

鲁阿芳很想做第三遍动作。沙中金在那边拍了一下手。她知道那是表示下面节目排演开始，脸红着看看沙中金。沙中金已去注意演相声的演员了。鲁阿芳也就默默地走到殿角，用手撑着墙，把腿使劲往后抬着。

节目统排下来以后，沙中金把那个小舞蹈换了演员。

“我很喜欢这个小舞蹈的。”鲁阿芳在沙中金面前说。他那件洗成青白色的罩衣上沾了一两丝棉絮，她用手指给他扯开了，又在自己指头上吹了一下，细棉絮就荡荡悠悠地飘下去了。

沙中金对她微微笑着：“你还是集中力量演小戏吧，小戏是整个节目的压台戏。”

“我知道，肯定是嫌我演不好这个舞蹈，你是嫌我了。”鲁阿芳叹了一口气说。她正对着沙中金的脸。不过，鲁阿芳虽说到“嫌”的意思，语气中却并没含有埋怨。沙中金还是微微笑着，脸颊上也起了一点红。

“我真是太那个了，邵萍还会说我白劳她做了许多动作。”鲁阿芳说着，又发现刚才吹开的棉絮象受了吸力似地，还是落到沙中金的衣襟下摆上，便又伸手去扯了来，略略扭开身子，又吹去了，并看着它落到脚边上去。

“当演员嘛，怕什么白劳呢。”

鲁阿芳抬起脸来：“我也是这么想，当演员嘛。就是有时想想，演戏不也是白劳么？演过了，就丢开了。有几个看的人以后会想到演的剧，就是演的人也自忘了。现在，不知怎么我总会这么想。以前我根本不会这么想的。想到了就觉没意思透了。不过，就是白劳，我还是想演好的。又去牵扯别人，倒好象我是队长似地。我猜着，人家肯定心里会说：你又不是队长！”

“我就封你做个队长。”沙中金明显是说玩笑

话了。鲁阿芳的话说得虽然是平平常常的，却彷彿含着一种人世际的悲哀，沙中金听了觉得很伤感。

“我才当不了队长喔。”

鲁阿芳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缩了一下她分成两个半圆的肩头，象是承受不了队长的担子。

尔后，她嘻嘻地笑起来。

三

沙中金住在紫楼后面的平房里。那儿的房子和紫楼一色。大概早年紫楼作为庙殿时，平房里接待斋客歇宿的。阁子板都成了薄薄的旧木板，早已褪尽了漆皮，有不少地方因为补板洞，嵌上了灰泥板上也处处溅着石灰水白色的滴痕。平房当中夹着一条青石板路，再过去就见现代的建筑了。在高高的新水泥楼下的这些平房，自然显出一种人世沧桑的写照。

晚上，鲁阿芳有时喜欢到沙中金的住所来坐坐。

沙中金靠着一张旧办公桌，坐在床沿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画着字，红墨水上纸的时候，有点发黑。

鲁阿芳坐在窗下的靠椅上，用白线勾着铺桌巾，一根食指总是翘着，缠着线。

吊着的灯下，砖地上的一片空间，黄黄的，空空落落的。

“……我妈总说我演剧演荒了心，什么紫楼紫楼的，去一次就荒一次心。我说，荒什么心了？回

来不照样割草、烧灶，挑泥担？其实，我也知道我妈的意思。我就不想有这个意思，我妈找了这个人来提提，那个人来提提。我就是不应，心里想着没意思，这一辈子不想了……沙老师。你这个人真坏。”

“坏什么？”

“我看你一声不响笑的样子就是坏。”

“噢，我不笑。不笑、不说话，就不坏了吧？”

“也是坏！”

沙中金停着笔，脸上依然挂着笑，红红的笑。鲁阿芳在靠椅上扭着身子，椅腿“吱吱”响着。

“女的到这光景就是烦，不断地烦着心，连着大人也烦。嘴里不说心里烦，说没意思也是烦……”

鲁阿芳把钩针和线按在腿上，望着沙中金。她觉得沙中金很容易红脸，红脸的时候，仿佛是涂了一层要覆盖什么的色彩，那覆盖的里面象是空空落落的，又象是悲哀地含着一些什么。

鲁阿芳自己也说不清，是排演室严肃的沙中金好呢，还是红脸时候的沙中金好。

记得上次文艺宣传队解散时，在县城的南苑酒家里面聚餐。邵萍喝了一杯酒，不知怎么哭了起来。鲁阿芳看到沙中金胀红着脸，那红在灯光的映照下，接近是紫色。她很怕他眼中突然流出泪来。后来她不敢去看他，就扭过头去望画着飞天女图的屏风。泪眼朦胧中的飞天女飘飘渺渺的，以后她总会把沙中金的红脸和飞天女的形象重叠起来。